

从集中营 逃出的孩子

CONG
JI ZHONG
YING TAOCHU
DE HAI ZI

安妮·霍尔姆著

陈伟民译





从集中营 逃出的孩子

安妮·霍尔姆著

陈伟民译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从集中营逃出的孩子

〔丹麦〕安妮·霍尔姆著

陈伟民译

*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6.125印张 2插页 103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440

书号：R10367·3 定价：0.84元

前 言

丹麦是伟大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的故乡，丹麦人民对儿童文学有着传统的爱好。同样，丹麦的儿童文学创作也渊源流长。安妮·霍尔姆则是诸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中突出的一个。

安妮·霍尔姆〔1922—〕离开学校以后即开始了儿童文学创作生涯，为孩子们写了多部优秀作品，如《人质》、《亚当和大人們》等。而《从集中营逃出的孩子》则是她最成功的力作。

《从集中营逃出的孩子》（原名《我是大卫》）写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大卫逃出集中营后在欧洲到处流浪的经历。集中营的生活使大卫成为一个沉默、谨慎，甚至于疑心重重的人。孤独和无知曾一度使他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但对自由的热爱和执着的追求，逐渐使他萌生了希望。经过许许多多的曲折，大卫终于在意想不到的幸福中结束了孤独而漫长的旅程。作品文笔优美、感人至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

这本书在1963年发表后即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外刊纷纷发表评论，说“小说极其感人地塑造了一个孤独、怪癖，然而富有正义感的孩子的形象”，是“至今所见到的一本最好的儿童读物，大人孩子都喜欢看”。《从集中营逃出的孩子》一书影响之大，致使在它发表的当年就获得了“斯堪的纳维亚最佳青少年读物奖”。诚如外刊所说的，“这部小说为安妮·霍尔姆女士赢得了世界声誉”，“它已成为第一流的小说”。这是一部富有生命力的作品，至今仍然丝毫不失其教育意义和欣赏价值。

安妮·霍尔姆在谈到创作这部作品的动机时说：

“我认为孩子们比成人有更强的感受力，他们能从一本好书里得到那么多的教益和乐趣。我正是想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本书。”作者的愿望也正是笔者所力求达到的。在此，谨祝少年儿童朋友们健康成长。

译者

1984年8月

第 一 章

大卫一声不吭地躺在黑暗中，周围的人嘀嘀咕咕在说话。他只觉得今晚这些话声仿佛从远处传来，模模糊糊毫无意义，再说他也没注意他们在说些什么。

“你必须在今天晚上逃走，”那个人是这么对他说的，“别睡着了，哨兵换岗之前你得做好准备，一看见我擦亮火柴你就翻墙出去，到时候我会切断电源。记住，给你的时间只有半分钟。”

大卫脑子里又出现了那间空荡荡的灰色房间，这房间他太熟悉了。他仿佛又看见了那个人，那个他一看见便打心底感到仇恨难解的人。那个人有一对淡淡的令人憎恶的小眼睛，而且眼睛里的表情从来一成不变，他的脸又粗又臃肿。大卫降生到世上就认识了这个人，不过除了迫不得已回他话，大卫从不跟他多罗嗦，并且尽管大卫打记事起就知道他的名字，谈到或想起他时，大卫却从来只叫他那个人。叫他名字等于承认自己跟那个人很熟，等于把他抬举到跟周围人等

同的地位。

不过这天晚上，大卫跟那个人还是说了话。

“要是我不逃走呢？”

那个人耸耸肩膀：“这不关我的事，明天我就要离开这儿。至于我的接任会怎样对待你，这我就管不着了。你就要长成大小伙子了，现在需要壮劳力的地方多着呢。”

需要壮劳力的地方，大卫知道得很清楚，这些地方决不比他待的集中营强些。

“要是我真逃出去没给抓住，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大卫问。

“通往矿井那条路旁有一个灌木丛，灌木丛里有一棵大树，你可以在树底下找到一瓶水和一个指南针。你按照指南针向南走，一直走到塞劳尼卡，然后找一条船，上船躲起来，别让人看见。你得躲到船开到海上才能出来，那瓶水你会用得上的。你找这条船必须是开往意大利的，到了意大利再往北走，等到你到了一个叫丹麦的国家，你就安全了。”

大卫暗暗吃惊，差点流露出来，不过他还是控制住了，藏起了自己的感情，只是说：“可我连指南针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呢。”

那个人拿出一个指南针，指给他看表示东、南、西、北的四个字母，以及那根晃来晃去永远指着一个

方向的指针。

然后那个人又添上一句：“我特地为你切断半分钟电源，要是你想带什么人一起跑，那可以肯定，你们当中一个也跑不了。好了，趁别人没有发觉，赶快离开这儿。”

大卫弄不明白是什么促使那个人跟他说这些话的，他从来没向他请求过什么，部分因为他明白请求也是白搭，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不愿意这么干——你心里恨一个人，你就不会求他什么。可这天晚上大卫却跟往常不同，他走到门口转过身来，眼睛直盯着那张粗俗的大脸说：

“我想要一块肥皂。”

一时那间空空的灰色房间里寂静一片。后来那个人拿起屋角水池边上的一块肥皂，扔在桌子上。

他仅仅说了声：“走吧。”

大卫尽快走出去，同时又不显得慌里慌张。

周围嘀嘀咕咕的说话声正在沉寂下去，一些人想必已经睡着了。那个新来集中营的人还在唠叨，他的噪音不象其他人那么刺耳、平板，大卫听得出来。这位新来者每次入睡总要做恶梦，把别人都吵醒。前一天晚上哨兵换岗前就闹过一回。要是今晚这个人睡得晚点，那末大卫就有可能在别人还没惊醒以前就溜走。

是否要真的试一下，大卫还拿不定主意。他左思右想，想把那个人为什么让他逃跑这件事情理出个头绪来。这很象是一个圈套：在他翻墙的一刹那，探照灯光会突然扫过来照住他，跟着就是子弹飞来。也许明天会有什么乐事，而那个人却想让他死在前头。大卫一向认为那个人对他恨之入骨，跟大卫对他的恨不相上下，更何況集中营生活在大卫记忆里还从来没有过一桩顺心的事情。如今他已经十二岁了——卡片上就是这么写着的。

跑！大卫突然一下子决定了。他反来复去想这件事，想得头都疼了，还是不明白那个人究竟为什么要叫他逃走。就算是圈套，就算他们枪毙他，无论如何，一切都会很快结束的；要是在翻墙逃跑的当口被开枪打死，那么更干脆，一分钟里就一了百了。是的，大卫决定碰碰运气。

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大卫听见岗亭那边哨兵走动、穿衣服，以及放慢脚步打呵欠的声音，接着响起另一个人的脚步声。大卫将身子更紧地贴在墙上。正是那个人！他走过岗亭窗口的一瞬间，岗亭里透出来的昏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他向哨兵走去了。

大卫忽然觉得一阵心慌。他真怕自己到时候连步子都跨不出去，脑子里顿时浮现出那漫无止境的集中

营生活。要是他不走，他就得这么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挨下去；耽着不走能拖延岁月，不过最终还要死在他们手里；并且这里的情况正在不断地变得越来越坏。大卫咬紧牙齿，咬得连喉头肌肉的抽紧都能感觉得到。那个人划亮了火柴。

“十九、二十……”，等他慢吞吞数到三十就闯过去……大卫将一只脚从铁丝网高处的豁口伸出去……探照灯光什么时候扫过来？在黑暗中他们没把握开枪打中他……要是他们慢一步，他就翻出去了。

一转眼大卫落在了墙那边的地上。

他一边奔跑一边在生气地自言自语：“你真是个笨蛋！还要跑过一大片开阔地呢，那上面连根藏身的树桩也没有。他们要等你走近灌木丛时才动手……在你自以为差不多已经安全的时候再开枪，他们觉得这样要好玩得多。”

他们干吗还不动手？这个念头在大卫脑子里砰砰轰响，他随时都等着他前面的路上一下子灯光大作。他停了下来，不愿再奔跑：要是有一束光射到他身上，他们会看到他正在从容不迫地走开去，而感到很扫兴，觉得上了当。这种想法使大卫充满了胜利感。

大卫很小的时候就有一股强烈愿望：要胜过他们，特别是胜过那个人。现在他可以做到这一点了！他们将眼巴巴看着他不慌不忙地走开去，丝毫不把他

们放在眼里，因而不得不提前向他开枪。

大卫一心想压倒敌人，走过预定地点十几码才猛然醒悟还没人向他开过枪。那里有个灌木丛可以将他掩藏起来，从集中营无法看到他。大卫呆站了一会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转过身，透过一处比较稀落的灌木丛，看见黑暗中集中营一排排矮房子的轮廓，房子的阴影显得比夜空更黑。他还隐约听见哨兵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并没有走近来的意思，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只是比平常更远一点罢了。没有一点异常的情况。

大卫皱着眉头，茫然地在夜色里站了一会儿：这简直不可能！他快步沿着灌木丛朝那棵树走去，快到树那儿时奔跑起来。一到树下他就扑倒在地上，用双手发狂似地在大树周围搜索。

果然有个包袱。大卫靠在树上浑身打颤，尽管天一点儿也不冷。包袱布打上了结，里面包着几样东西。大卫摸到了那个结，可是他的手指僵直，不听使唤。突然，他明白了他不该解开那个包袱：说不定里面藏着什么危险的东西……他努力集中思想，想猜出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除了是一枚炸弹，他想不出别的东西来。

一颗子弹和一枚炸弹几乎没什么区别，大卫绝望地想道，无论如何，二者都能使事情很快了结。他发

狂般地用笨拙的手指拚命去解包袱上的那个结。

包袱里没有炸弹。包袱布是一块方方正正的手帕，交叉打结，包着一瓶水和一个指南针，和那个人说的完全一样！大卫只觉得头里一阵晕眩，赶紧跑到一旁去。

过了一会儿，大卫开始细细摸索这只方方正正的小包袱，他的眼睛从小就习惯在黑暗中看东西。里面除了一瓶水和指南针，还有一盒火柴、一大块面包和一把小刀。

这样说来，那个人确实是要他逃走！看守要到明天早上才出来搜捕他，天亮以前是不会出动的。夜里是他的，他还有大半夜时间可以利用。

所有这一切不过发生在几分钟里，可大卫却觉得过了几个小时，他手里紧紧攥着那块肥皂，从拿到手那一刻起他就一直攥着它。大卫回想起当天晚上他躺在木板床上听人叽哩咕噜谈话的一个又一个小时；回想起那个人说的话；回想起只是刚才他还以为能重新抓住不过是时间问题，不过即使是这件事也跟别的事情一样，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现在最要紧的是他的包袱和天亮之前这段由他支配的时间。大卫不慌不忙地将肥皂放在包袱一个角落里，再把水瓶、面包和刀子叠在上面，重新打好结。他一把紧紧抓起包袱结，看了看手里的指南针。

于是他开始奔跑。

大卫回想起这五天来，他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奔跑，为了不跑错方向还得不断地看指南针。他每天都在夜间行路，一跑就是一整夜。有一次他滑进一个水塘，衣服干后泥巴象饼那样一块块粘在上面；还有一次荆条把他的脸、手和腿划得鲜血直溢，那晚是他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当时他来到一片密密的荆棘丛面前，指南针指示他直接穿过荆棘丛。大卫犹豫片刻后，试着绕荆棘丛边上走了几步，指南针指针立刻偏



向一边。也许大卫绕着荆棘丛走，照样能回复到原来的路线，可他不敢冒这个险，他对指南针这玩意儿知道得太少。于是他用手臂护着脸，一头钻进荆棘丛。一根荆条割了他一下，一阵疼痛，手臂上开了第一道口子，后来他就什么也不顾，只是往前冲。夜晚通常是死一般沉寂，可那天夜里大卫耳畔一直响着低低的啜泣声。直到穿过荆棘丛，大卫才发觉啜泣的人原来是他自己。

大卫不停地奔跑，有时候跑得很慢，几个小时才跑一小段路；有时候跑得极快，只觉得血往头顶涌。每天清晨，太阳一露脸他就躺下睡觉。在那些人烟稀少的地方，要找块睡觉之处不是件难事。大卫说不出沿途乡村是个什么样子：路都是在夜里走的，走得匆忙；白天则要躲起来睡觉。

留在他记忆中的还有两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当时真把他吓得够呛。头一件事发生在黄昏时分，大卫觉得一种热哄哄、毛绒绒的东西在摩挲他的手，他惊醒了，心里又紧张又害怕，躺着一动也不敢动。过了好些时候他才敢转过脑袋来，他发现是一只羊。

然而羊带来危险，哪儿有羊，哪儿就有人。那晚大卫一连跑了几个小时都没敢停下来歇一歇。

后半夜他又碰到羊，没想到竟能从中得福。大卫已经习惯于艰苦的生活和吃少量的食物，他尽可能节

省着吃随身所带的面包和水，尽管如此，两天过后这些东西还是吃完了。没有面包他还能勉强对付，没有水却实在叫人难熬。这天夜里奔跑的时候，大卫脑子里只是想着水。上哪儿去弄水呢？

脑子里这么想，脚下差点儿踢到两个裹着大氅睡在地上的牧羊人。他那颗整夜都在狂奔乱跳的心害怕得一下子收紧了。幸好他及时收住步子。他那双光脚板跑起来悄没声响，一点儿也没惊着这两个牧羊人。

大卫正准备悄悄地慢步捱到一边去，忽然看见月光底下一只带盖的桶子和一堆篝火的余烬。吃的东西！有吃的东西就可能有水。

那天夜里大卫没再走远，他伏在离两个牧羊人不远不近处一直观望到天亮。迫不得已时他逃走也来得及；等到第二天早上两个牧羊人一离开，他顷刻就可以到火堆那儿打个来回。看来这儿是两个牧羊人常来露宿的地方，第二天早晨他们离开时把铺盖卷和桶子都留在原地。也许他们很快就会回来，不过大卫决定冒这趟险。没有食物，尤其是没有水，他就没有多少日子可以支撑。大卫从他集中营生活的经历清楚地知道这点：一个人没有面包、没有水将意味着什么。

一场几乎已经酿成的灾难最后竟成了福音。桶子里有些剩汤，大卫在一个铺盖卷里找到一大块面包。他故意把面包掰得参差不齐，留下小的一块，然后将

他的瓶子灌满汤，再把桶盖盖好，最后用胳膊肘搽倒桶子。他想制造一个羊来扫荡过的场面，尽管他弄不清羊是否吃面包、喝汤。

打那晚以后，大卫跑起来更加轻手轻脚，休息次数也比以前增多，跑一小段路就要停下来歇一歇。他不能跑得太累，莽里莽撞什么也不看。

大卫匍匐在地上，小心翼翼向前爬行。已经是第二次了，他发觉自己正在接近一座城市；指南针指示他穿越公路也已经是第二次。大卫不敢违背指南针，这玩意儿简直是那个人的分身在伴他一道走。

他当初真应该问一问到达塞劳尼卡需要多少日子，剩下的面包和汤只够吃上一两口了。

周围有人，这说明他没有很好地完成夜间行动计划。他必须等待，一直等到人们去睡觉才能上路。唉！他早该料到有时候也需要穿城过镇的……他强迫自己躺着不动。

然而他毫无睡意。不想睡时却得躺着一动不动，这实在难受，这容易叫人胡思乱想，而大卫一向认为自己不该东想西想，那是他在集中营里学会的。那儿的人得活得浑浑噩噩：你可以看，可以听，然而你不能把看到和听到的放到脑子里去思考。你的思想不得超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如天要下雨还是转晴，得

等多长时间再开饭，哨兵换岗还需要多久等等。即使是诸如此类的小事，你也不能对它们表现得太关注，你得习惯于将这些事情充塞你的头脑，不让任何外来事物侵扰你的思想。

自从逃出集中营那晚以来，从前占据大卫头脑的那些东西已不复存在，它们被其他事物替代了。现在他想的是夜间如何尽快行路；夜色一退就停下，好在天亮之前找到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地；看管好包袱，不让自己多啃一口面包、多啜一滴汤；保持路线正确，防止指南针指针偏转。他脑袋里装的全是这些，容不下半点其他东西。

可是现在毫无倦意却要躺着不动，就难保不去想别的事情。前一天晚上在他头脑中出现过好几次想法现在又冒出来了：路途起了变化，路变得越来越高低不平……总有一天，一座大山会赫然耸现在去塞劳尼卡的路上。

别想，别去想它！大卫两只手紧抓住一蓬草，说什么也不能去想它。要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无法再往前跨半步。

他们为什么不在他夜里过桥时抓他？他原先满以为会在过桥时被抓住的。他不会游水，要过河只有从那座桥上走。说真的，逃出集中营后那些个长长的白天黑夜中，走在桥上等他们来抓他那一刻，是大卫唯